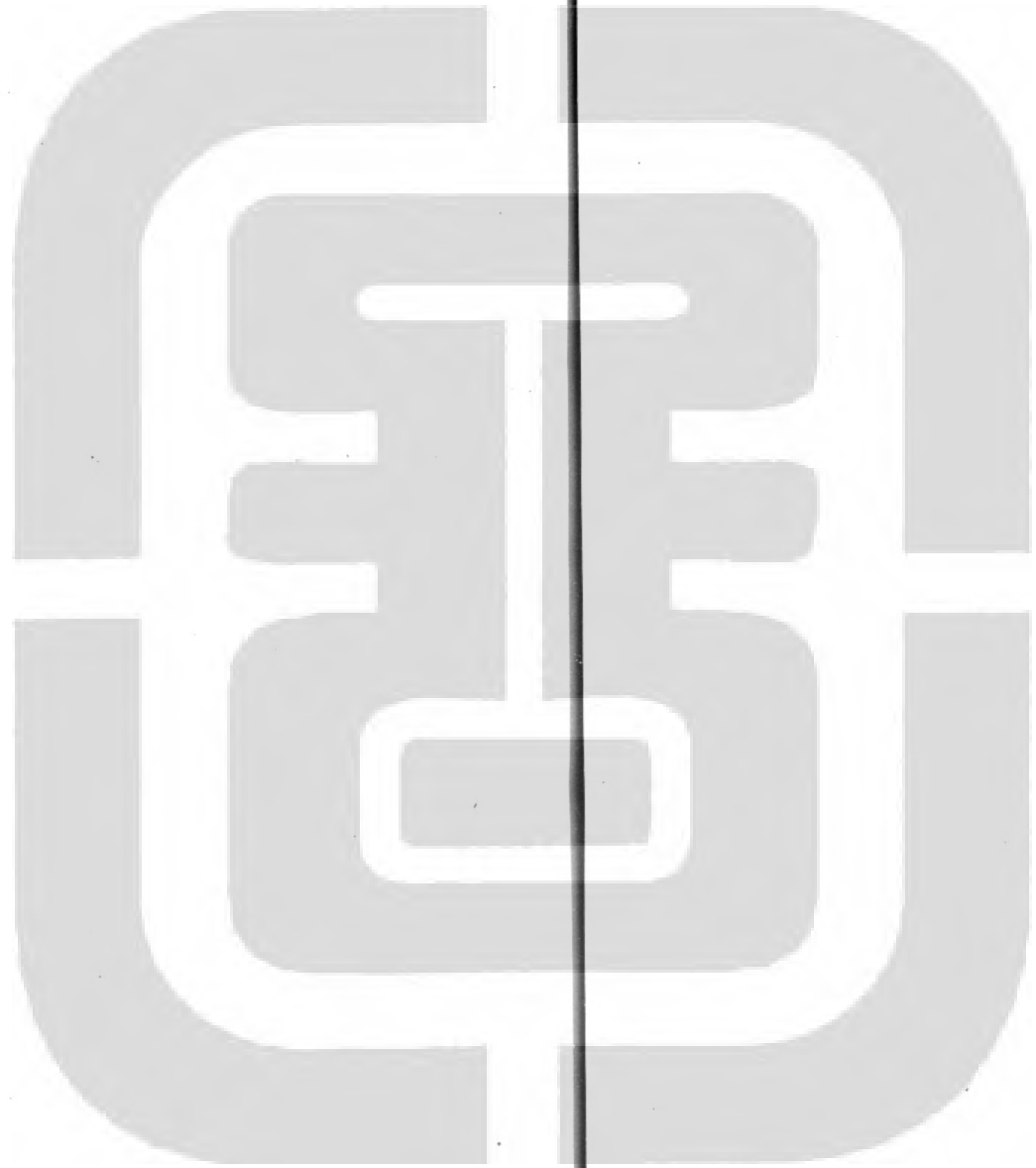




五奏議卷一



吳郡張容宇著

司空奏議

詒經堂藏板

張大司空奏議序



前明南工部尚書張公容宇自諫垣
至六卿前後奏議共五十餘釐爲四
卷令嗣仁甫兄弟刻於公身後者也
今版已散失仁甫後人復重梓之而
問序於予予謂在官言官人臣之職
也而言於人所不敢言不欲言之時

則其言爲獨難當明神宗季年相習
苟安君臣頽惰視朝無期條奏壅積
西哮東倭旦夕告警西南播州復有
楊應龍父子梗化其間而爲之臣者
惟阿諛選奕以保祿位間有危言讜
論之人衆共嫉之俾下詔獄竄邊徼
不令一日得安於位比之一身誠痿

痺不仁之疾也公獨辨人品之邪正
論國勢之安危決用兵之成敗一言
之再三言之甚且唇焦舌敝言之必
欲鋤稂莠奠磐石使海宇之大無一
跳刀走戟之徒而後寸心始慰不幸
其時不能盡從公言耳使當日轉圜
流水一一取而見諸行事而防禍未

形整頓國脉培養元氣一傳再傳又
安有廟社正墟之患哉迨後熹宗卽
位婦寺擅權羣姦連結正人君子有
一網俱盡之勢比神宗朝之燕雀處
堂抑又甚焉公於是連章乞休留之
愈固辭之愈堅至四年繼葉向高韓
爌去位而東林諸君子遂無噍類矣

此又公之見幾明決有合於無道則
隱之義者也讀公奏議旣以重公之
生平而兩朝朝局亦於公奏議中見
之嗟夫古來人臣無有不重夫能諫
者自孔光詭言削藁託入告爾后出
不使人知之說而後庸臣之噤口不
言者得以削藁自藏其短曰我非不

言使後人不知我言是聖人之經適
容悅鄙陋者之所藉口也讀張公奏
議發之庶天下後世之骨鯁者可以
慷慨敢言而無所瞻顧也夫張公名
輔之太倉人萬歷十四年進士歷工
禮兵三垣晉南岡卿太常陟南工部
侍郎終於尚書今重梓奏議者六世

孫瞻淇瞻洛竝能述祖德云

乾隆十一年丙寅孟秋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長洲後學沈德潛題



奏議目錄

工科計二疏

東南水患方殷疏

典禮大臣不勝險戾疏

禮科計七疏

遼東倭患孔棘疏

請御朝講疏

督臣師久無功疏

請受朝賀疏

倭情叵測疏

恣狎小臣蔑視明旨疏

軍民第一大病疏

兵科計三十二疏

倭奴思歸乞貢疏

法久玩極虛糜國儲疏

本兵虛心擇將疏

已上一卷

島倭終事未卜川酋始禍方深疏

款貢擅開疏

倭夷狡謀盡見疏

西征功賞久定疏

東征塘報久缺疏

邊方多警將才實難疏

東征揭報貽書一時異指疏

東事危疑疏

東師奏報失實疏

土酋狂賊逆節漸萌疏

防播剿倭疏

已上二卷

捷音輻至滅倭有期疏

將官狃勝玩敵疏

島山功罪未明疏

松山善後事宜疏

島倭廓清土酋紛搆疏

聖武神功昭布上下疏

惡酋酷禍內地所不忍聞疏

奸徒結黨橫行疏

土酋糾苗圍殺官兵疏

東征善後疏

已上三卷

酋首統苗大犯疏

奉旨參看併陳足兵根本疏

奉旨參看疏

播酋陷城殺將疏

播酋外逼貴筑內巉樞臣疏

酋釁業已橫潰國體不可再辱疏

乞辭慶典疏

代乞宥曹侍御公疏

太僕寺計二疏

循例舉劾以飭馬政疏

舉劾種馬地方官員以重責成疏

告病一疏

憂親成病疏

工部計二疏

工部尚書控辭 新命疏

疏通錢法疏

叅劾奸商併警司官疏

乞休一疏

臣病益危萬難供職疏

已上四卷

奏議卷之一

南京工部尚書吳郡容宇張輔之著

洪

男灝校刊 六世孫

深

瞻洪
瞻洛
重梓

東南水患方殷疏

題為東南水患方殷瀕海防守宜豫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拯民困以消隱憂事臣於本

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六日相繼接得應天

奏言 卷之一
巡撫李涑蘇松巡按甘士介本內稱雨潦
海嘯異常水災而蘇松爲甚至沿海處所
爲尤甚臣竊憂之而沿海處所則尤有大
可慮者臣愚始進不識時務而三吳爲生
長之鄉頗習聞水利海防之說敬爲我

皇上陳之

國家所稱財賦之地非東南乎襟江帶湖號
爲澤國必水利修然後旱潦有備而年穀
可登東南所稱盜賊之藪非沿海諸處乎

漁戶鹺場多非良善必防守豫然後緩急
足恃而禍亂可弭二者判若兩事而寔相
須未有盜賊不起於饑荒而揀荒不先之
水利者前者我

皇上軫念財賦重地特允部覆添設水利專官
而許應達以叅政職銜領其事又發

帑銀十萬以佐之此外又有各縣餘存及蕪
河夫銀兩亦幾以萬計迄今四載告厥成
功說者咸謂此舉足貽數世永賴不意天

奏請 卷之一
災流行人力既無可奈二三年間水旱頻
仍而據今撫按相繼

奏報春夏苦霪雨入秋苦海嘯三吳數郡又
汪然成巨浸矣

國家之所仰給者何如其急地方之所利賴
者何如其殷而竟一望汙萊使民日與魚
鱉爲伍言之寧不大痛耶抑臣尤有大憂
蓋蘇松乃東南府藏也沿海一帶又蘇松
籓籬也海水泛漲民廬漂溺吳淞劉河金

山柘林諸處堡所地皆濱海防禦已難况
崇明所轄沙洲凡十有八參錯海嶼其人
輕生好鬪獷悍難馴邇者倭警傳報人心
動搖萬一有之則獷悍難馴之衆值此危
亡昏墊之秋倘乘釁而動其爲禍患豈細
故哉臣聞嘉靖癸丑年間海防久撤倭夷
直犯內地荼毒生靈於時倉皇四出調集
客兵虛糜糧餉而所在截殺蕩平倭患率
藉沿海沙兵之力此往事之明驗已今何

時也獨奈何視其流移散處而不爲之所
乎臣謂宜及此際責成所司多方安插室
家蕩析思以奠之財力殫竭思以寬之收
今日渙散之民弭他日喪亂之禍無事則
互相保伍以維其心有事則更相調遣以
用其力所以豫防倭警障蔽東南者未必
不藉乎此他若瀕海要害去處總副叅遊
查有債帥別選才望以充之而何難更置
水陸哨兵或多虛額特按尺籍以稽之而
時加抽補軍餉動輒告乏盍先設處俾免
脫巾之虞甲兵率非犀利盍加修飭使無
空卷之患以築墩臺則羽書烽火一瞭望
而虛實莫遁其形以修戰艦則餘皇舩艦
當酌宜而大小各適於用凡此數者其係
於今日之海防最爲喫緊此非臣之私憂
過計也蓋內有水災外有倭警則防禦貴
周上回氣化下盡人事則圖維貴豫倘不
以臣言爲謬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仍乞申

諭水利專官益殫乃心用底厥績荒度時親則
有司不得苟且以塞責夫役時恤則窮民
咸得畢力以赴工由是三吳皆利澤而財
賦常盈四方皆寧宇而盜賊永息矣地方
幸甚臣愚幸甚萬歷十九年九月 日具

題奉

旨該部知道

典禮大臣不勝險戾疏

題爲典禮大臣不勝險戾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重禮讓以風四方事臣惟今
之禮部尚書卽古之秩宗所以典三禮享
百神而教天下以敬非可以匪人任也故
虞廷之命伯益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夫寅敬直清
帝臣盛德豈真少此而猶稽首相讓古大
臣之身先禮教而風勵臣民者迄今猶可

想焉乃今禮部尚書李長春卽不敢以是望之而其人品心術似屬不類臣安敢以無言夫長春蜀人也蜀之士大夫與士大夫之遊於蜀者靡不短其爲人謂李芳廵親叔也陷之罪而陰錮其子孫李三李四李七族屬也奪之產而使至爲行乞將官楊應龍拜結假子得餽不下萬金豪奴李東川大張爪牙流毒幾徧鄉邑諸如此類籍籍挂人齒牙間臣猶謂得於風聞未敢過爲攻訐以傷雅道至其傾險暴戾之狀卒形於

廷推之日羣臣駭愕四方傳笑則臣業已親見之矣近二月初間我

皇上欲增置輔臣共理閣務部院及科道諸臣兩次奉

旨廷推當其時卿佐在列執法在前上承

維辟之明威下採羣工之僉議躁進之輩莫得覬覦阿私之徒罔敢輕徇矧敢自薦而自

爭耶奈長春身爲禮官不明退讓始推不與而忿形於色矣再推不與而怨且出諸口矣瞋目厲聲謂吏部尚書陸光祖曰太宰反重於閣下耶光祖輒應聲曰禮部豈輕於閣下耶目營心成口不能禁恣睢暴厲固惜聽睹是明示天下以爭也獨不念輔臣何官安可爭而得

廷推何地非可忿而爭立雍容揖遜之朝而施之劫奪當推賢讓能之會而輒逞私圖抑何險戾無人臣禮談者咸謂去歲禮部尚書員缺長春資望實出王宏誨下而竟以爭得之彼謂輔臣亦猶是也無乃不度之甚而嗜進無厭之故智歟乃知蜀之士大夫與士大夫之遊於蜀者其言不盡妄也此風方熾流不可挽而近日諸臣中臺諫競異館寺班次私相雄長下迨學士青衿降胡小卒不勝凌替僭亂之禍此皆一時戾氣使然而亦表率化導之無其人耳

奏請
卷之一
七
參照得禮部尚書李長春躡躋清華原無
物望鄉評見鄙士論多疵卽其攘臂

闕廷似難覲顏宗伯此一臣者所當議處以
重秉禮之司者也臣非不知長春內重機
深鬼神莫測傷人害物城社可憑世且控
手相避而臣顧敢以口舌速禍誠目擊夫
典禮重地處非其人寧犯其怒而不忍默
默耳倘不以臣言爲謬伏乞

勅下吏部將李長春覆議別處仍擇大臣中無
忝寅敬直清之望者俾克其任則禮教肅
而敬讓之化行於海內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萬歷二十年四月 日具題

旨

遼海倭患孔棘疏

題爲遼海倭患孔棘東南隱憂方大懇乞

聖明嚴加申飭併陳防海未盡事宜以備採擇
事臣惟今之憂西事者十九而憂倭患者
十三憂東北之倭患者十九而憂東南之
倭患者十三得無以邊禍難平而倭夷易
與耶又得無以東北近而東南遠耶不知
倭奴兇狡數倍賊虜揚帆大海萬里瞬息
則東南固易達耳積玩起於承平防禦盡

屬故事亦何所恃而不恐哉卽今朝鮮不
守禍切震隣自遼陽以至天津濱海諸處
一時戒嚴而倪尚忠尹秉衡輩且相繼移
鎮募兵矣亦庶幾有備無患惟是登萊二
府與遼陽相望據報倭艦四百號計可十
萬衆其或朝鮮之府庫財物不足以飽其
欲彼必不肯安心於扁舟海島之間而肆
其螫毒非犯遼陽則登萊耳第遼陽頗稱
有備而登萊瀕海瘠薄攜掠鮮獲其勢必

乘風便直趨淮揚矣乃淮揚沿海一帶則
起自東南瞭角嘴抵姚家蕩綿延四百餘
里其中如通州狼山楊樹港裏河鎮榆東
榆西等場掘港新聞港劉庄金沙場等處
皆爲要害原有額設官兵而其最要者有
三一新場爲逼近楊州出入至易也一北
海所從以通新聞港且其中多塩艘聚泊
未必無奸人隱伏爲賊嚮導也一廟灣其
爲鎮巨而通大海港口也若於此三處各

設裨將一人守之而陸路更遣一將提兵
往來策應則東可以控狼山海門之入西
可以捍蔽揚州至

留都重地獨不可安枕而卧乎夫淮揚之海
防旣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
蘇松而常鎮次之今按蘇州沿海每多港
口若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河常熟之福
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原設水兵把總以堵
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又賊所必經之處

似宜特設叅將以統水兵又於其中添置
水兵把總二員分駐竹箔營前二沙往來
會哨所以巡視江洋而警報港口也至於
松江則有海塘而無港口若上海之川沙
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可爲窟穴者
原設陸兵把總以守之而金山介於柘林
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要衝業已設副總以
統陸兵又於其中添置遊兵把總一員專
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金山而西援

乍浦也水陸具舉內外互持蘇松無事而常鎮不可晏然耶夫蘇松四郡之海防旣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於浙矣浙之濱海地方惟寧紹溫台四府其間如紹興之三江沙門寧波之太夾湖頭渡台州之青江海門楚門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皆寇出入之門戶而沿海之衛所如昌國如觀海如松門等鱗次碁列計其兵力足可自支無庸添設蓋邊海之人勇敢

樂戰固其性然日今三屯南兵多出四府而溫台爲尤多且省城羅木一營之兵無不可一當十緩急足恃第在各將領加意撫綏耳惟是舟山一山寬腴饒衍當全浙之中不二潮直抵定海乃倭所必爭之地使其據之便可爲侵閩浙蘇松之巢穴備禦單弱何以應之謂宜增兵防守或撤內地稍緩之兵益之大約連舊額三千足矣然後遣一叅遊等官專屯於此非以控陳

錢馬蹟一帶之險要南以爲松門海門二
衛之聲援而觀海昌國二衛又陳兵互爲
犄角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據且其本國
正與寧紹相對鬱鬱失志人咸思歸乘情
擊之蔑不勝矣又安能越此而南爲閩廣
之害哉凡此數者皆東南海防而募兵積
餉尤爲吃緊此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蓋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南脫或騷動則
國家坐困是倭患不可一日有也防倭於海

則易爲力脫令登岸則滋蔓難圖是海防
不可一日弛也他若簡將帥則某宜大將
某宜偏裨某宜險隘某宜腹裏別材授任
當必有任之者而愧乏見知之素備戰具
則火箭以焚海舟輕車以阻衝突狼筓以
禦長刀綿甲以當鳥銃事制曲防昔固有
行之者而皆爲已試之規臣不敢言亦無
庸言矣故不揣愚昧而直陳浙直之海防
如此倘臣言萬一可採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施行俾當事地方者毋以虛文
塞

上命毋以近慮貽遠憂毋臨渴而濬井毋亡羊
而補牢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之此豫道勝否則旦夕難作東南爲俘嘉
靖癸丑之禍可鑒矣是尚不爲之寒心哉
萬曆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覆奉

旨是

請御朝講疏

題爲循職掌抱憂危懇乞

聖明早

御朝講以鼓羣情以遏亂畧事臣惟

國家治亂安危存亡之介甚可畏也惟克畏
斯不入於畏顧此心之畏必有所寄而不
弛而其大端有二一曰講學所以鏡往而
戒來一曰

視朝所以竭情而盡下古帝王之轉亂爲治

易危爲安而國家之常存不亡者用此道也恭惟我

皇上御極躬不世出之資勵大有爲之志仁孝隆備中外恬愉乃

聖心之兢兢曷嘗一日而忘

朝講哉惟是二三年間

聖體偶爾違和兢兢者稍移於靜攝而靜攝不已習爲固然講席久虛鮮獲論思之益

朝儀久缺罕睹

粹穆之容此際太平之期猶非勅幾之理矧今何時哉天變人離在在有之西賊鴟張黠虜助逆則邊境咸騷東倭豕突國王出奔則藩籬頓撤時勢至此亦岌岌乎殆矣以故

皇上養靜深宮猶且西顧東盱

嚴旨責成無日不下亦旣稱抑畏之

主矣迄今數月竟無成功此何以故傳

諭雖切

朝講不親而內外上下之精神不相流貫故也譬之一家然家難方殷主人翁不出房帷而日惟子姓童僕之督過亦何益矣此非所以望治也亦非所以攝生蓋人主愛其身以爲天下必先養其心以宰吾身而養心未易言也以正養之則神凝神凝則形固而百邪不入以不正養之則神汨神汨則形搖而邪氣乘之是攝生莫如養心矣養心則莫如

朝講矣左圖右史悉涵泳之資前疑後承皆夾持之助視之無所事事而退然日與宵人處者所得爲孰多哉况今商秋薦爽載啓

經筵文學侍從之臣抒思而備

清問

聖誕屆期恭修

慶典齋捧玉帛之吏翹首而望

休光此固治化更新之一會而

聖衷兢惕之一機也臣等職司禮垣心懷杞慮
區區微悃伏願我

皇上念時事之可憂幸

良辰之在邇奮然沛

德音備

法駕先於八月十二日出

御講筵復於十七日再受

朝賀昭鑒戒於往昔集

福祉於當年俾上之

兩宮下之百辟內之藩臬郡邑外之四夷酋長

曉然見

王心之純一懽然樂

聖體之康和精神鼓動渙散旋收大小同心將
士用命當必掃叛逆於西隲靖妖氛於東
海人心悅而天意得順氣協而禎祥生

聖躬躋萬萬年之壽而

皇圖鞏萬萬年之基矣臣等無任懇切顙望之
至萬歷二十年七月廿五日具題

旨

督臣師久無功疏

題爲督臣師久無功全身苟退大負

委任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伸

國法以鼓士氣以收蕩平之治事臣惟自古
臣子有爲國討賊之心而君不能任令之
中制外撓績用弗成是君有負於臣也難
乎其爲君人主有奉天伐叛之舉而臣不
能成卒之損威辱國計惟苟免是臣有負

於君也難乎其爲臣乃今督臣魏學曾之
負

皇上甚矣曩科道諸臣之疏已灼見其微日久
欲言之而不敢者冀其得當以報

國也而今其已矣臣安能以終默慨自哮賊
倡亂西鄙震驚羽檄飛馳人情洵懼朔方
誰所統轄固督臣魏學曾事也舉一時在
廷諸臣靡不以責成之寄望之學曾而

皇上之意亦若曰有學曾在毋慮也以故變亂

數月傾百萬之費勤七鎮之師馳尚方之
劔訂奕世之盟幾以半西北之天下惟學
曾之所欲爲而罔有制且撓之者自古任
將有如是之專者耶學曾以廢棄餘年當
此重大責任惟有率先討賊可以上報

天子不意其空言無當進退狼狽有如今日者
也無論其受事以來靡樹尺寸而姑舉其
西征大畧言之一朝叛丁剿制宜速而聞
亂不卽赴鎮則兵非疾雷千里寇援堵遏

奏議
卷之一
宜先而駐節不蚤渡河則勢成翼虎我兵
方奮奈何惑招安之議灰壯士之心賊守
方堅奈何失攻瑕之策蹈輿尸之戒種種
敗道不可縷指借曰諉之同事安所貴於
督臣且其氣高而不肯下衆散而不能收
彼負其氣誰効其力彼壞於前誰當其後
昨監軍御史梅國楨已扼腕談之而僅僅
奉

旨回籍已耳夫回籍可也小之不聞詰責之詞

大之不聞削奪之令使專征方

命之懦夫猶仍擁旄秉鉞之體統儼然照耀
鄉閭而榮華沒世豈

國法則然耶抑真念其勞瘁而不之問也蓋
督臣勞於籌策始克奏功亦惟功在疆場
方可言勞學曾之功何在乎而猥云勞瘁
臣恐逗遛者藉口畏懦者生心成則進敗
則退進冒上賞退無顯戮誰肯爲

國家用命者昔鯨之九載勞於禹之八年而

用舍殊絕則徒勞與實功異也下迨弱晉
區區偏安幾不可復爲國而殷浩名高江
左竟以北伐無功免爲庶人則法未亡也
矧今

聖主在上而紀法昭明之日哉顧一時之賞罰
不足以示天下之勸懲臣以爲姑息之過
而陵夷之漸也卽如周弘禴智昏利竇禍
釀滔天身挂彈章僅從遷謫恐無以謝朔
方之遊魂於地下矣臣產自海邦性本愚

慙竊於報國緩於樹交不能狗耳目爲天
下採虛名惟知搃功罪爲

國家守常法倘不以臣言爲謬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將魏學曾稍加褫奪爲督臣付
託不効者之戒仍將周弘禴嚴行罷革爲
閱臣徇私養亂者之戒則

國法大伸士氣爭奮當必繫叛逆於

闕下靖倭夷於海外而大定之治成矣臣無
任悚息待

命之至萬歷二十年七月三十日具題奉
旨吏部知道

請受朝賀疏

題爲欣逢

聖誕恭請

朝賀以慰內外羣情事臣聞人臣事君猶天
地父母然戴天者日仰其光明而天有令
節則靡不鼓舞而嬉游此情也愛親者日
承其顏色而親屆誕辰則靡不捧觴而稱
慶亦情也天與親曷嘗一日而遠於人哉
恭惟我

皇上葆粹含和道符玄極存神過化澤沛蒼黎
以分則天之尊焉以情則父母之親焉

聖誕載逢平格永卜則天之令節而親之壽考
焉以故戚之藩府重臣近之文武百僚遠
之四夷荒服捧文畢至執玉來同竭廕萬
里之外皈依

輦轂之下一心以計曰

皇上邃處法宮久矣今者庶幾其逸豫歟欲識
天顏之有喜又一心以計曰吾儕寤寐

聖人久矣今者庶幾其快覩歟猶恐靜攝之如
初人情若斯不啻戴之如天而親之如父
母也且也東西告警必

聖心鼓動則渙散可收上下睽違必

聖躬儼臨則精神交注是時事之所關又如此
矣驗之時事合之人情奈何惜旦夕之勤
勞而不慰萬國之瞻仰乎臣等齋心而思
側耳而聽伏願沛然渙發

德音蚤備

法駕特於十七日

登極受

賀端冕凝旒於

玉體康勝之時集

福迓休於四海騰懽之日俾濟濟乎踰踰乎克

廷壁馬誰非拜舞雄觀積案文箋盡是嵩呼

華祝從此震勵

朝講不休天下必謂我

皇上昔日養靜能爲天下而愛其身如此復謂

我

皇上今日勵精能以身而勞天下也如此風動

域中化行方外人心悅而天意得順氣協

而禎祥生

聖壽躋無疆之域而

皇圖衍有道之長矣臣等無任懇切顛望之至

萬曆二十年八月初二日具題

旨

倭情叵測疏

題爲倭情叵測遼海宜防募船徵兵南北異
勢一有不當恐致紛紛謹竭愚慮陳一得
以責實效事伏念臣產東吳家世瀕海生
纔數齡時惟倭變其焚夷殺掠之慘至今
父老談之令人色變而一切防海故事猶
存什一於千百可攷而知也不意今之西
北一旦憂及至此計昔劉江望海之捷迄
今承平百七十餘年此中衆庶且不知有

倭又安知備倭船非素具則卒辦之難兵非服習則聚合之難募船募兵計頗屬便以故匹夫獻議諸臣採焉

天子俞焉歲傾十八萬金不爲費並遣御史督遊不爲重三品崇秩一朝畀之帑布不爲驟夫乃達變之神機匡時之偉畧是役也東南之巨艦輕舠海濱之長年三老意宜必有揚帆鼓柁而來者耶審爾則海舟二百不造而備水兵六千不教而成此兩便

也脫或不然則可用者未必應募其應募者豈盡可用此兩病也去兩病以就兩便則有四慮之當審焉一議船主予之口糧賃直寬之預給安家而又體貌不難於假借固宜人樂從矣第沙民富擅魚鹽每憚遠出且船皆堅好尤重愛惜卽啗以厚利安肯以彼易此勢必無船奸民或輕價轉市或苟且打造以冒上利募者迫於欲得不擇朽敝甚且有棄撤而逃者何裨實

用乎此慮之當審者一一議船之撐駕在水手轉戰在兵今自舵工繚手給賞再倍衣糧器械處置必周固宜人各得矣第內地末由嘗試人衆豈能盡核或單赤輕去其鄉或急遽取克其數此類必夥徒滋糜費至其中若舵工則又一舟司命苟非其人是謂棄之已耳此慮之當審者二一議差去官員惟順民情勿派勿強此爲地方慮亦遠矣然此事必須着落所在官司

一役勾拘則一役科索一官僉點則一官騷擾至於埠總之編報徇私吏胥之通同納賄安所稱必順而勿強耶沙民獷悍難馴負海足恃萬一不堪難斯作矣此慮之當審者三一議賃船月糧等費歲至十八萬兩凡以鼓其樂從故不惜此鉅費耳乃又有止給春秋上班之說則冬夏下班無給矣此輩輕千里而來一粟一縷咸仰於官當下班三月將腩腹以待乎彼黠者直

視爲朝三暮四之術而不肯赴卽有迫於
饑寒姑爲一時苟活之計能保其不鳥鼠
散耶蓋所謂上班下班者在土着之兵則
可彼因未嘗離家可且營別利也焉有遠
戍而可做此例哉夫旣許之厚直矣而又
止半給旣不斬厚費矣而又冀可省其誤
事誠不小也此慮之當審者四夫此四者
慮之旣審則處之必詳上不病下下不病
上庶勤王之舟師可來舟便於水人便於

舟則震隣之島夷可遏惟在當事諸臣加
之意耳抑臣之私憂過計又不能無說焉
蓋募船本以便急需也然搜訪而後編之
揀選而後用之文移不無互諉途路或至
淹留動且經年未可月計則募未必先於
造矣造因募緩募又無及一旦有急何以
應之可不兼舉而責成乎說者又謂東南
之與西北海道不同東南之海道多山隈
港口舟可停泊而西北海道自遼陽至天

津一帶浩渺無際倘遇波濤洶湧則必衝激而舟易至於破壞信斯言也是宜於南者似不宜於北備陸之說尤宜亟講矣凡此數者臣以少壯之見聞參之今日之議論時危事迫言苦憂深倘或一二可採伏乞

勅下兵部速議施行合之衆謀決之獨斷毋惑匪人倖進之計而濫

大君賞功之典毋謂西北多故之日而忘東南根本之圖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萬歷二十年九月初一日具題奉

旨兵部知道

恣狎小臣箴視明旨疏

題爲恣狎小臣箴視

明旨逞臆狂詆大傷

國體懇乞

聖明嚴加申飭以重言路事臣惟今之天下亦
多故矣東虞倭西虞虜而中且困賊勢日
岌岌而猶言不至於大亂曷故哉則以大
臣隆禮率屬罔敢擅權小臣抑志奉公罔
敢干紀而臺諫之公論實維持之有不然

者朝速官詢暮掛彈章杜門席藁縮首待
罪此豈言官風力使然總歸

皇上威靈所致臣無暇逃稽

祖制近查萬曆十三年御史柯樾劾撫臣強辯
奉

聖旨今後被叅官是非予奪一聽

朝廷處分不許恣情抗辯赫赫

明旨肅如雷霆所以開廣耳目疏決壅蔽折天
下不臣之心而作臺諫敢言之氣者慮甚

遠矣鄒迪何人輒敢干之迪之辯蓋與科
臣劉道隆抗也臣耻與之角勝而言責攸
關有不忍以終默者臣擬迪疏不過謂輔
臣題復舊例人言波及已耳夫題復由輔
臣則有柄事者在於迪不當辯人言偶波
及則有槩言者在於迪不必辯夫此一事
也不當辯不必辯輔臣且懽然受之而迪
乃張牙反齧血口橫加豈中書反尊於輔
臣耶豈中書庶官名不通於鄉書流皆遠

於王謝而獨一鄒迪爲舉人爲侍郎之子耶抑亦前之爭差不得後之行取無期含恨於此而雪怒於彼也此皆臣之所未解也至其疏中動引江陵時事則大謬矣先後同心威福若浼今之相豈江陵之相一朝建白臺省幾空今之言官豈昔日之言官迪卽有目而無耳安得援昔而非今且盛稱一時氣節諸臣非由臺諫以下視言官又追稱

先朝文學名流多起中書以高自誇詡獨不思趙用賢等以氣節見權相激之也而道苟不異自能易地皆然何景明等以文學徵暫充纂修職也而迪遂欲顯然自附則効顰學步甚矣夫不度時勢不揣彼已而徒逞氣勢以凌人其誰堪之臣聞閩有仙遊廟而迪閩人也嘗爲元輔代夢吉禱而元輔嗤之此其人已可槩見何足深罪臣獨痛夫

明旨有赫格於一小臣而又欲以一小臣關天下忠義之口恐將來隱憂伏禍視東西事更甚矣臣是以冒昧言之伏願

聖明益弘虛度直赦不問唯申飭

諭旨使後之被叅官員勿以鄒迪效尤又使後之諫官勿以劉道隆直言取辱爲戒則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萬曆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具題奉旨已有旨了

軍民第一大病疏

題爲直言軍民第一大病懇乞

聖明亟飭當事諸臣嚴加禁革以重

國計事臣惟

國家建都幽燕上自

宮府下至百官六軍靡不仰給於漕輓而四百萬石曾不得以豐歉之故而加損焉是故民困誅歛而當其兌運於軍常恐其不少軍困轉輸而當其領兌於民常恐其不

多以故歲一開兌有司與運官若水火然而軍民常至於課格而莫之能禁人皆曰官軍之爲民病也如此臣以爲官軍之病尤甚於民請得以所見聞熟數於前皇上試垂聽焉糧艘自准入河催督之權統之都御史矣而總兵官屹然與都御史並誠重之也此輩世受

國恩正宜憂先

國計奈何以公儲而增淮陰壩上一私權哉

昨孫世忠敢於作俑定各總常例江西六百兩餘直浙諸處各五百兩而各總土宜亦復五六十金其中軍舍人減獲所托送受者靡不有盡是計十三總而所需當萬金也且各船分帶牡丹花木諸物不勝賠償脚價之苦謠謂糧船過淮如脫虎口正指此耳此最大害也過此則徐州洪矣抄牌有錢而臨青而德州而天津河西務轉限有錢各船抵壩其雇募起糧之費亦甚

夥矣纔到通橋諸衙門有大投文使用命之曰毫釐銀單毫釐每萬石一兩雙毫釐每萬石二兩無何而坐派倉口又有小投文使用而數亦如之嗟嗟抑何罔利名目之多耶他若撞門下馬收糧諸費每萬石二兩則本倉書役等之爲也淋尖踢脚斛重諸費每船三四兩則筓夫行槩等之爲也然此猶其小者耳所可歎者巡倉衙門糾察奸弊優恤官軍其申之禁約而揭之

通衢至詳且悉獨所稱書公六七輩猶然恣睢糧船一到便立見面贊禮別敬名色每船科銀一兩計各總船除減存外不下六七千艘當得六七千兩及撤通關領羨餘又有加二毫釐每百金索二十兩稍不當意則凡投批報完領銀發號抑勒萬狀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官軍又何不幸而遭此一大厄耶乃知總兵官之害在上而下莫可誰何巡書之害在下而上禁不止

良可歎矣又如輕齎銀兩暫貯者通濟庫也胡爲以重入而以輕出令運官之增添板片蘆蓆驗收者京糧廳與坐廩廳也胡爲乾折之而又倍收之致旗甲之賠累若此之類歷歷可數夫此一貧官軍耳其路資脚耗幾何而索之無厭囊篋已罄借貸無從非抵壩起欠卽臨倉掛籌比併之苦萃於一朝則有死與逃耳往年温州衛指揮陳惟逸甘於自縊上年寧波衛指揮莫

善禮敢於脫逃其情豈得已哉以故官不能償勢不得不科索於軍而軍病軍不能償勢不得不加斂於民而民病軍民兩病此亂道也獨不念此供億之民心肉已剝牽輓之衆頸骨皆穿奈何縱此虎狼吮其膏血而斃之哉臣非不知斯言一出衆怨畢叢而苟利於

國遑恤其他目今正月一盡糧將抵淮伏乞勅下戶部速議施行倘或仍前弊習不卽新圖

在外衙門聽巡漕御史指實叅

奏在內衙門聽巡倉御史嚴行禁革則奸貪
歛戢漕務肅清寬一分軍民受一分之賜
而於

國計亦大有裨矣臣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萬歷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具題奉

旨戶部知道 覆奉

旨依議着實行

倭奴思歸乞貢疏

題爲倭奴思歸乞

貢大繁兵機懇乞審定

廟謨以伐狡謀以重

國體事臣等辦事該科屬接經畧侍郎宋應

昌塘報大都謂倭鋒屢挫思歸因求

朝貢罷兵往來訂約將有成言矣夫許貢在
我爲美名在倭爲悔禍在

中國爲全師在朝鮮爲全國奚曰非策第倭

奴未易與也

皇祖有訓絕勿與通迨

肅皇帝時大爲

中國患旋云通貢不久遂絕則倭奴狙詐反覆不可信今欲一旦求成於兵間取信於酋口則其情形多岐不可不長慮也且關白雄心鷲氣何肯甘處人下擱然遣將命師一舉而囊括朝鮮虎視

中夏此其意豈欲好講哉好講之說始於沈惟敬之傳語去秋倭氛方盛無故求和五尺之童知其爲僞而力抗

王師再遭敗北憊然始有懼心復申前講則真僞似半焉臣等以爲真僞可無問也卽僞我姑且以爲真也卽真我當日虞其僞也要在因機而善用之耳臣等反覆畫度權以機宜則貢之宜許者四而許之宜議者七請終言之倭雖敗其衆猶盛可懼不可怒也勢未能草薶禽獮則二誅服舍亦所

以明刑德而昭

天朝之度宜許一行長耻退師之無因難以報
關白故欲得和爲名我因以虛名假之以
順適其意俾有詞以去而不吾深疾宜許
二我兵久暴露朝鮮又氣折而不振倭一
日不去則小國且謂我爲惠不終苟倭奴
反國是我封植朝鮮之事畢我師可以凱
旋飲至宜許三彼未窺吾疆敢憑陵我屬
國我卽聲罪討之抑其驕悍而令求款夫

貢者大國享不庭之禮也未爲不得志於
蠻夷宜許四臣等謂許貢之議不待再計
而決也何也未戰而要和平則重在彼戰勝
而乞和則重在我機不可失也顧行長人
臣也卽出境義得自專請爲臣妾可能必
得之關白乎倘事從中變馮怒復來則懼
爲彼給也宜議一獸之搏也先伏日捕得
生口言關白欲濟師決勝今夏汛方急安
知非餌我以甘言待益兵至而併力我乎

宜議二周鄭交質春秋譏之我使往而倭使留不幾交質而講敵國禮與安可以天朝之重使博島夷之厮役也宜議三彼其越境狡焉萌啟疆之心而我師與倭奴方隔數百里而軍其來也孰招之其去也孰禁之而欲得人護送出境也我可以不讐倭烏能保朝鮮之亦不倭讐也去途有梗則彼得歸屈而責直是我代朝鮮任責也宜議四倭慕義來

朝則彼使先而我使報焉可也若遣使俱見關白是我先施也非名也倘諸酋懼關白之督責而借之以爲俘關白忿功之不竟而僇之以釋憾不大辱

國乎宜議五業已許成則我師不宜相蹙彼得掉臂下洋或任風之便而卒犯沿海內地結言於東敗盟於西固狡夷恒態也宜議六許貢爲朝鮮紓難也非我本情也求貢爲一時解紛也亦非倭本情也異日以

貢爲名以犯爲實何從詰之是二百年已
弭之釁自茲開也宜議七相提而論利害
較然竊計我新兵始集士氣益倍朝鮮之
六道旣復則兵力亦以益盛相與犄角并
進敦陳整旅顯示以必克之形微開以可
生之路仗大義布大信明諭行長

中國惡關白侵暴無忌故張撻伐今旣悔罪
乞哀爾倍臣不足與計事速歸語關白真
能降以相從當遣特使奉表投誠

中國至仁天覆必不深拒一切通貢道里歲
月俟循往例聽約束今日不得據朝鮮以
請

中國摧逆撫順爾引師却避必不乘人之危
迫爾於險爾使可來我使不往務令畏威
懷德曳尾而去則稍實朝鮮紀綱之僕申
嚴

中國沿海之戍不黷武不損重振旅還
都亦曠世一事也其貢之果至不至於

中國無加損詘體則禮之悖謾則絕之不足
置喜怒矣蓋帝王賤戰貴謀故和議易決
而所以和之慮未周若徼難成之功入黠
夷之數則臣等不敢任也邇者都給事中
臣許弘綱日虞東事祇以請告待

命邸舍未敢縷陳而臣等亦與關職掌故敢悉
心剖列少佐末議若此惟

陛下采擇之萬歷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具題
奉

旨兵部知道

法久玩極虛糜國儲疏

題爲法久玩極虛糜

國儲懇乞

聖明亟

賜早飭清查併處一二壞法官負以肅營務事
臣惟天下之法其始未嘗不振刷而後稍
陵夷也陵夷則法廢法廢則內與外俱不
可爲矣臣等書生未閑軍旅偶承人之巡
視京營受

命以來每遇開操進營點閱不遑寢處中間一
值大閱再值看營師連十萬聲動郊圻亦
足以肅軍政而壯

國威矣顧此一官軍也外調則易彌縫內制
則成廢格雖日糜餉何益請先言其外而
後及其內可乎班軍所以入衛

京師出備征伐赴營輪操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乃分撥做工固近年事也
自班軍做工一時雇倩率多市人上班正

軍半屬空籍則安家行糧大糧諸費謂何
祇以潤官識人等之囊橐耳此誠積玩使
然遽難一朝苛責臣等始舉其所知者四
月間擬軍人費從高王佑訐告儀真衛劄
付指揮夏詔賣放班軍一百六十一名抑
何夥哉及委副將馬應元按冊查點回稱
衆軍腰牌年貌什無一二相對夫軍不對
冊安用冊爲是脫班者匪止高友高萬羅
學羅榮張文炳李文選張山七人已也而

奏請
卷之一
賣放班軍匪止姜應學汪洋兩人已也巳
而兵馬侯倫覆審相同且云原告不敢執
放班無可驗是必布置多方遂爾掩塞衆
口臣等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欵凡上班官軍責令各兵備
與都司掌印官拘各軍正身審係精壯將
真正年貌明白填註造冊四本隊伍有長
互相覺察內有年貌不對及一人不到者
同伍及隊長俱以軍法連坐噫法何嚴也

而夏詔乃敢干之哉且夏詔領班侵餉當
萬曆九年已經蘇御史論遣立功則今日
之事夫亦其故智歟舉一衛而各衛之爲
夏詔者臣固知其尚多也第其人有幸有
不幸耳然其弊可得而知猶可得而言也
他若勇士四衛二營則尤大可異者焉二
營之設所以宿衛

禁庭擁列

法駕見操軍勇以一萬數千計騎操馬匹以二

千數百計諸凡俸米糧料以二十萬計此豈區區細故小費哉奈何城社依憑狐鼠竊耗歲關衣糧而尺籍徒具月支草料而匹馬無稽種種奸弊不可究詰餘姑無論卽如坐營李鏜去歲被叅而迄今四月間與王良佐耿宗義曹林劉斗勦等訐

奏計其侵冒直米多至百石隱占軍役動踰百人自相摘發各有証據由斯而談則二營中豈少李鏜之徒哉臣等又計開操以來前後點聞見彼倉皇雇代無問乞子菜傭空手站立不見寸兵尺仗按籍枚舉十人九虛節喚銷名而坐營王添爵左承廕桂承祖姚光祖等官公然不報視文移如故紙同軍法於兒戲是尚可爲有紀綱乎臣等復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款各營見操軍勇務令一一着伍影射者聽巡視科道叅究此法何法此輩何官乃敢扞罔若是耶彼有所憑輒

敢爲厲良可恨也臣等以爲法無內外行
法有難易法行於外而無所以撓之則精
神流貫雖一振作而有餘如各衛班軍是
也法行於內而有所以撓之則釁孽潛滋
雖日防閑而不足如勇士四衛二營是也
大抵法久則人情易玩而玩極則拯拔貴
嚴臣等又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款騰驤等四衛勇士查照嘉
靖八年事例請

勅兵部侍郎一員會同御馬監巡視京營科道
逐一清查不許詭名頂替虛糜糧食從此
冒濫頓減今之冒濫何如也獨不可倣此
法而行乎此譬之水然不清其源則其流
不止又譬之木然不去其蠹則其本不固
臣欲固本清源故不敢引嫌避咎倘蒙採
錄伏乞

勅下法司先將李鏗等究問如律夏詔等按冊
定罪王添爵等懲治違玩仍卽

勅下兵部申飭各衛上班官軍毋踵前弊清查
勇士四衛宿蠹一歸舊額則

國儲不至耗散而營務蕩然肅清矣臣等無
任懽祈待

命之至萬歷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具題奉

旨該部知道 覆奉

旨依擬

本兵虛心擇將疏

題爲本兵虛心擇將不妨旋推旋易懇乞

聖明俯賜允從以重將帥事臣辦事該科於五
月間見鎮守浙江總兵員缺而兵部尚書
石星例同諸臣會推於時首推者馬繼武
陪推者李應詔疏且

上矣無何而又稱應詔之材優於繼武疏再
上矣夫一日兩疏一將兩屬奈何以元戎重
寄會推公典而卒卒如是臣有以知其故

矣夫方其始疏而屬意於繼武也得無執簿而稽保薦乎及其再疏而屬意於應詔也得無虛中而加詢訪乎夫保薦者不若詢訪者之尤真則首推者不若陪推者之爲得羊質虎皮畢竟有辨而轉圜走坂便是虛明此星之心也或亦輿論之公也已而

明旨並下卒從繼武以是而語會推之例誰曰不宜執是而言選將之慎則未矣譬之治室然大匠操斤引墨方謂得材而審曲面勢稍不勝任隨舍其不材而用其材主人不問也大臣爲國擇將方謂得人而廣詢博諮稍不當實棄其不賢而用其賢人主不問也是故鄴侯片語國士登壇而鬪穀於菟一悞於子玉楚卒不兢然則將何可以濫用而擇將何嫌於過慎哉且將材亦難得矣所以司三軍之命亦所以衛萬邦之命分閫授鉞類非貪庸債帥所能堪李

應詔之爲人臣不能知若馬繼武則知之也馬繼武之委細臣不盡知若叅兵於金山總戎於南直則知之也數年士憊法玩誰起厲階本兵之再䟽良亦有見而一時列名之先後安可盡拘蓋

國家用人求其至當初之不當後將何及如曰業已許之如曰已有

成命此拘之病最害事也况兩浙密邇島倭今歲海汛已遲明春隱憂方大安得忽大將

之選而釀東南之禍哉倘謂前愆可蓋保薦足憑則尹秉衡何如者而貪肆無忌憚至此此雖墨濫武夫不足數辱赤囊白簡而亦可爲今日之殷鑒也已語曰行其所知毋行其所疑秉衡本兵所知也而行之猶若是矧繼武本兵所疑也而行之尚忍言耶圖之不早而爲姑試之說則將來一番變更終爲地方大損臣職掌攸關用敢陳瀆伏乞我

奏議 卷之一
皇上俯鑒大臣公心收回

成命將前疏所推破例分別設此兩人俱無足錄更求廉勇異材俾充其任仍乞

勅下該部以後每遇將帥員缺須於未推之先備加體訪毋於旣推之後忽爲更置非止將帥得人地方有賴而政體亦不至甚褻矣臣無任懇祈顒望之至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具題奉

旨兵部知道

